

中国医师节

2023年“中国医师节”特别企划

医生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?



投稿故事 看见医生

心理咨询 一份“纯人工”的艺术活

随着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,抑郁障碍、焦虑障碍、物质滥用、自伤自杀行为等等心理或精神疾病发生率明显上升。

所幸,老百姓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也逐步提升,越来越能够意识到有“问题”时,要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……

医院里,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,不同于其他诊室与病房,这里的时间流动缓慢而温和,就像是“深夜食堂”的氛围,你有故事,我有耳朵。这,就是心理门诊。

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,我的工作就是“了解评估,建立关系,制定计划,共同前进”。我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执业边界——不下诊断,不能开药,单纯只是谈话治疗……但这些往往不能被患者全然接受,在中老年群体中尤其明显。

陈阿姨(化名)是一个“来院如回家”的疑病焦虑障碍患者,每天都辗转于各大科室求诊。高度的焦虑和死亡恐惧控制着她、“强迫”着她:“我没办法啊,没听到医生对

我说没事,我就不安心呐。”这是某一次陈阿姨因为被蚊子咬了一个包到皮肤科就诊后,顺便到心理门诊对我倾诉内心的苦楚。

在首次评估性访谈后,我建议陈阿姨接受系统的精神药物治疗联合心理治疗。谈话持续了四五十分钟,看上去陈阿姨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,这一次的工作算是顺利结束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,后来我的上级主管医生告诉我,陈阿姨在门诊收费处情绪激动,大吼大叫,嚷嚷着:“什么破医生,跟我说几句话就要收我一百块钱!退钱!”……那一刻,我内心生出了极大的感触和难过,原来这几十分钟的高度投入和专业输出,在普通百姓看来连一百块钱都不值得,只是因为她手上没有拿到任何实体的东西(例如药品)。

或许陈阿姨的情况

只是一个个例,但也是一部分社会人群的缩影。他们不认为心理咨询是一份“手艺活”,只不过是聊聊天谈谈话,心理咨询的收费简直就是天价,根本不值得。殊不知,科班出身的心理咨询师,其教育成长成本极高,工作强度并不输于临床内科医生。在这个看似市场大需求的“蓝海期”,真正能够顶得住风浪,被看到被认可的心理咨询师少之又少,公众对这个行业的接纳和包容度还不够。

但我也始终记得在从业过程中,一些来访者的善意。“老师,真的很幸运能够认识你,你让我知道了问题的源头在哪,我也知道应该要怎么做,这样的感觉让我很安心。来咨询也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差劲的人……”

我想,心理学从业者一定是有着学科理想的一群人,默默耕耘,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往健康、完善的方向发展,在一个



来访者送来干花表示感谢



人、一个家庭、一群人最无助、无力、无能时站在那里,与他们并肩作战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、合适自己的心理咨询师!
(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苏萍)

从业22年 曾连续工作三四十小时

医院。因为病人就在那里等着,科里人手实在转不开。最忙时连续三四十个小时没有合眼过。

病房、重症监护室、手术室,三点一线,因为医疗环境需要,医院几乎都是恒温,再热的天、再冷的天都是穿着手术衣在医院度过,我竟然忘记了四季的区别……毕业进医院时是夏天,大概到第二年夏天,我才有机会到对面街上走一走。

但是,也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,给我带来了大量实战的机会,让我在一台又一台手术中,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心外科医生。

心外科医生需要胆大心细 绝不可以单打独斗

作为一名心外科医生,需要胆大心细,综合考虑病人的状况,判断分析做好方案。既要熟悉解剖,又要有随机应变的创造性思维,来应对各种多变的病情,比如遇到大出血,如何能够迅速止血,如何修复器官的功能等。

通俗地说,做心外科手术就像在两栋高楼之间走钢丝,需要平时不断练习,做好充足的准备,才能勇敢又细致地往前走。

心外科是一个密切的整体,离不开整个团队的努力,尤其是上台手术时,绝对不可以单打独斗。每一台手术都需要有外科医生、麻醉医生、体外循环医生、手术室护士等十几名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,才能流畅进行,不出差错。

通过长期磨合,医生和护士之间形成了不需要言语的默契,医生手一伸护士就知道这个环节该递什么。

医生是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职业

医生是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职业,在厦心工作几年后,我先后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,跟随廖崇先教授、陈良万教授等名师,在复杂先天性心脏病、心脏移植、大血管手术等高难领域不断精进。

后来还获得出国进修的机会,不仅开拓了视野,进一步提升了自我的技术,也接触到国外的精细化诊疗模式。

厦心如今取得的成绩,离不开厦心人一直以来坚持“传帮带”的优良传统,上级医生毫无保留地将多年积累的医疗经验,传授给新人,也离不开厦心人自身的不断学习。

以前下班后,我经常在家用猪心模拟练习到深夜,常常去买猪心,一买就是十几个,卖猪心的阿姨都记住了我要的猪心不能放血不能切。

医生不只是个手工匠,外科手术就像一门艺术。外科医生要善于观察生活,就像作家,有好的素材,才能有好的灵感。

在假期外出游玩时,我的脑海中经常还想着手术,比如,在海边看到帆船,会想到被海风鼓起的船帆,就像被血液充盈的心脏瓣膜一样。而我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我的“职业病”。

患者的肯定是医生最大的动力

如果要问作为医生最大的动力是什么,对我而言,那一定是患者的肯定!

十几年前,我曾为一位阿姨做了双瓣置换手术。如今,年过七旬的老太太身体还很硬朗,多年来一直坚持找我随访。老太太信佛,经常拉着我的手说:“林医生,我每次拜佛都跟菩萨说要保佑你。”

患者的肯定,更让我坚信,作为医生,再苦再累,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(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心外一科主任 林智)



林智

家在医院对面,曾一个月没回去

2001年,从学校毕业后,我就进入了刚刚成立的厦门心脏中心(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,简称“厦心”),作为一名住院医师参与了心外科的组建过程。时间一晃,已过去了20多年。

那时,心外科只有三名医生,人手非常紧缺。当时既要上台手术、写病历,还要兼任重症监护室(ICU)的值班医生……为了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,我就住在医院。

当时家就在医院对面,但实在太忙了,一星期回去一次,甚至一个月回家一次是常有的事。回到家也仅是匆匆换洗衣服,又要赶紧回到